

谢冕 费振刚 主编

开花或 不开花的年代

——北京大学中文系55级纪事



北京大学出版社

开花或不开花的年代

——北京大学中文系 55 级纪事

谢冕 费振刚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开花或不开花的年代:北京大学中文系 55 级纪事/谢冕、费振刚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7

ISBN 7-301-05089-5

I. 开... II. ①谢...②费...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2006 号

书 名: 开花或不开花的年代

——北京大学中文系 55 级纪事

著作责任者: 谢冕 费振刚 主编

责任编辑: 高秀芹

标准书号: ISBN 7-301-05089-5/I·0578

出版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cbs.htm>

电 话: 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4140 编辑室 62752027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排版者: 北京军峰公司

印刷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发行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2.375 印张 305 千字

2001 年 7 月第一版 2001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 20.00 元

难忘的岁月

(序一)

谢冕

这本原名为《难忘的岁月》的书是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同学为纪念入学四十五周年和毕业四十周年而写的散文随笔集。文集的名字取自林庚先生为我级毕业三十周年所题的诗句：“那难忘的岁月，仿佛是无言之美。”自题字至今，也是十年前的旧事了。

寒来暑往，斗转星移，许多快乐的和不快乐的、单纯的和不单纯的日子，都飞一般地从我们的身边消失了。当年那些意气如虹的青年才俊，如今都毫无例外地进入了秋花灿烂、夕光满眼的人生境界。回望逝去的那些时日，我们有难以言说的思绪：欢乐和痛苦、纯真和复杂、获得和失落、自责和醒悟……。因为都是发生在青春期的故事，又都与我们所生活的时代息息相关，它们是我们曾经年轻的见证。也许是一种理想，也许是一份追求，如今都成了挥之不去的怀想。一切都是无以言说的，一切都是难忘的，一切因为保留了青春的记忆，也因而都是美丽的。

2 开花或不开花的年代

这是我级同学的又一本“毕业纪念册”。记得四十年前,即1960年我们毕业时,曾出过一本“纪念册”,书名就叫《战斗的集体》。当年我应同学之托,曾在扉页上题写了由当时流行的词句拼成的“题词”。这些题词如今已没有多少意义了,但在那些充分意识形态化的缝隙中,依然保留了我们当年的赤诚和天真。其中依稀可辨的是那个时代青年人特有的稚朴和单纯。

那是一个充满激情的时代。我们响应了“战斗”的号召,而且无保留地投身于一场又一场的“战斗”之中。至于为何战斗?跟谁战斗?那仿佛是不辨自明、不言而喻、也无须深究的。不是说要做“驯服的工具”么?“工具”的任务就是“做”,而不是、也不必“问”的!有的人要问,于是就问出毛病来了。那些要我们与之战斗的对象,开始是遥远的和模糊的,后来就近切而具体了。最初是那些我们心仪而仰望的人物,我们虽有疑虑,但毕竟因相隔遥远而没有切肤之痛。再后来,战斗就延伸到了我们的身边,那斗争的对象就是我们的同学、朋友和老师了,那是一种天塌地陷的、心灵撕裂的震撼!

我们中的人,于是有的成了斗争者,有的成了被斗争者,有的开始是斗争者,后来又成了被斗争者。原先友爱和睦的一群,现在不仅是被斗争者受到了伤害,而那些奉命“战斗”的人也无一不受到了伤害——数十年回首往事的愧疚和自责,也是一种噩梦般的经历。但这一切毕竟是发生在异常的年代,而且那令人心酸的岁月,毕竟也已成了永不可再的往事。那些损害与被损害的一切,已经消失在茫茫的风烟之中,而在特殊岁月中结成的友谊、那比同胞兄弟还要深刻的同窗之情,却久而弥坚,成为我们人生之旅的永远。

至于把我们全年級一百多顆心灵紧紧地凝结在一起的,则是“大跃进”年代的那次“拔白旗、插红旗”的集体科研的活动。它使我们这个受到政治运动伤害的年级,意外地在一个新的集体行动中,得到了一次拯救。那时我们被告知,当日所有的文学史著作都有问题,因为它们都不是用无产阶级的观点写成的。不知是受到了暗示,还是接

受了直接的号召,我们忽发奇想,要用当时流行的“大跃进”精神,在一个暑假里,通过集体协作的方式,编写出一部“红色文学史”。而我们挑战的对象,就是当日教我育我的老师们——他们是“白旗”,而我们毫无疑问地是“红旗”。

那时我们是多么的卤莽,又是多么的狂妄。用现在流行的话来形容当日的我们,可真的是:“无知者无畏!”可未曾想到的是,一次幼稚的行动,却意外地造就了一个成熟的集体。那时我们并没有意识到,我们是在用一种精神补偿我们的过失。在一个充斥着破坏性思维和行动的年代里,我们不自觉地采用了当时通行的方式,实现了一个有悖于世的建设性的目标。这个集体的编写活动,逼使我们在最短的时间里,阅读并掌握了大量的资料。不仅是阅读和积累,而且由于充分的讨论和交流,使个人的思考和众人的智慧得到融合,并由此产生了一种奇妙的效果。

集体的讨论和个人的写作,使独立的学术精神在集体性的协作中不仅被激发而且被保护。事实上,由于深入到学术研究的内部,加深了我们对学术内在规律的了解,我们已经感到了自己的匮乏与无知。这样,我们在令人晕眩的热昏的1958年之后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向着这个所谓的“大跃进”精神的告别。我们立即开始对我们的集体写作,进行全面的扩充和修改。而且,很快地,我们就基本上改变了先前那些的偏激的看法——我们的修改工作,是在有关老师的参与和指导下进行的。

文学事业那时曾被大量地描写为是集体的事业,而且,似乎只能在集体性的行动中它方能得到发展。那时代显然排斥甚至仇视个人的创造性,统统溢之为“个人主义”。然而,事实上文学的生产是建立在个人性的基础之上的,个人的体验和感悟,个人的积累和思考,最后则是个人的独创性劳作。这在现今已是不争的事实了,可在当年,却是一种异端的言说。我们当年的集体行动,正是立足于批判个人、尊崇集体的前提之上的,有着鲜明的时代色彩。我们的行动因为迎

4 开花或不开花的年代

合了那个时代的提倡,而得到了社会的支持和认可。我们正是在这种特殊的关爱之下,一时成为集体科研的“明星”。但我们的工作理应受到历史的质疑。那种以批判和取消个性为前提的、急功近利的、速成的,而且是以非此即彼的极端思辨为前提的“集体科研”,并不是一种可堪普遍提倡和普及的方向。

但我们当日为达到这个目的所展现的那种精神,却不意之间成为了我们永远的记忆和骄傲,也成为了联系这个由一百多人结成的集体的心灵纽带。热情的投入,充分的协作,紧张的工作,建立在个人独立思考之上的互补和交流,为着创造集体荣誉的无私奉献……。所有这一切,都记载着这个集体的特殊精神历程。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结成了足以抵抗恶劣的时代病的侵害,以及消弭因历史的严酷而造成的情感裂隙的、时光难以磨损的永恒的友谊。我们终于能够超越那些一般人难以超越的由种种社会原因造成的嫌隙和藩篱,而在心灵中保存了一片澄澈透明的天空。

我们曾经生活在自由的年代。后来,这种自由消失了,我们又无可选择地生活在并不自由的年代。我们曾经有过一颗自负的、充满才气的、甚至是狂傲的心灵,后来,这种心气因有悖于世而受到了压抑。我们曾经无忧无虑地歌唱过,后来,因为周围有太多的哀愁而噤声!如今,时光过了将近半个世纪,我们终于迎到了一个可以重新展现我们的个性的时代。虽然我们已遗憾地进入了秋光满眼的人生境界,我们依然珍惜这天意的垂怜——这本散文随笔的写作,正是我们寻找青春足迹和重温青春心境的一次集体性的努力。

2000年8月17—8月19日作于北京大学,时为
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毕业四十周年“世纪的约会”。

毕业四十周年纪念聚会纪实

(序二)

费振刚

2000年8月17—19日,我们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同学,继1990年7月15—17日毕业三十周年聚会、1998年5月3—5日母校百年校庆聚会之后,实现了第三次大聚会——毕业四十周年纪念聚会。

毕业三十周年聚会的时候,虽然那时我们同学绝大多数还在岗,但由于筹备聚会的留校同学的消费观念还不够开放,对外地来京同学的接待工作颇为简陋,外地来京同学集中住宿在北大南门马路对面的海燕旅馆,每房间住四人,房间内无卫生间、无空调,虽有电视和电扇,但多数是坏的,无法使用。公共厕所,臭气熏天,公共浴室,不知何时热水供应。外地同学有的携带东西较多,则由侯学超同学骑三轮板车往返于北大五院与海燕旅馆之间负责运送。对此,一位外地同学在聚会上提议说,十年后我们要再聚会,但希望那时候侯学超同学不再用三轮板车运送行李,也希望住宿条件能有所改善。这也是

6 开花或不开花的年代

那次聚会同学们的集体嘱托。百年校庆聚会的时候,返校的同学在为母校百年辉煌激动之余,也不忘叮咛留校的同学要把毕业四十周年纪念聚会的筹备放在心上。他们说,我们的年纪都大了,而且分散在天南地北,见一次面是不容易的,因此每次见面都是值得十分珍惜的。对于同窗学友的嘱托、叮咛,留校的同学不敢怠慢,为实现同学的共同愿望,大家都是用尽全力的。由于有了北大社科部、中文系和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北大出版社)的支持和全体在京工作同学的赞助,具备了一定的物质基础。2000年3月,在庆祝中文系建系九十周年的时候,1955级在京的同学聚会决定,我们中文系1955级毕业四十周年纪念聚会在8月王力先生百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后举行,外地来京同学集体入住北大西门外承泽园附近的邮电疗养院,这是一座建成不久刚刚投入使用没有宾馆名义的宾馆。它的二人用的标准间,有空调、彩电和卫生间,全天有热水供应。宾馆各项设施较为齐全,有大小餐厅和会议室,也有诸如室内游泳池、保龄球等健身设备,整体环境也还安静、清爽。这次会上还讨论了四十周年聚会的活动日程,留校的同学对各项活动的具体安排和准备情况作了说明。相关情况我们先后分别向同学发了三个通报,也得到了同学们的热烈回应,大家期望着聚会这一天的到来。

16日——聚会的前一天,外地同学纷纷到校,入住邮电疗养院。晚上,留校的同学分班设便宴为他们洗尘。

17日,毕业四十周年纪念聚会第一天。上午九时,同学们陆续到五院中文系会议室报到,多年不见的同学又聚在一起,有的甚至是毕业四十年后第一次见面,兴奋之情难以言表,欢声笑语又使暑假中沉寂的校园有了生气。十时,在勺园七号楼(北京大学正大国际中心)多功能厅举行纪念会。会前在七号楼前合影留念,当年教过我们的老师冯钟芸、吴小如、林焱、吕德申、陆颖华、唐沅诸先生,系办公室崔庚昌、蔡明辉两先生,当年的校领导王学珍(我们在校时任校社会科学处处长、在北大党委书记任上离休)、张学书(1958年起任北大

团委书记、在北大副校长任上离休)两先生都不顾年高、天热,赶来同我们合影,使我们深受感动,而更使我们感动的是刚刚在今年二月里庆祝了九十寿辰的我们尊敬的林庚教授,在几位同学的搀扶下也从燕南园家中走来了。看到林庚先生挺拔的身姿、清癯的面容,特别是看到他手持同学献给他的鲜花向我们招手时亲切安详的微笑、明亮深邃的目光,使我们想起了他在当年文学史课堂上说“木叶”的神情和他为我们毕业三十周年写下的“那难忘的岁月,仿佛是无言之美”的题词,我们欢呼了!让照相机为我们留下了这激动人心的美好瞬间,我们也衷心地祝愿为我们的成长付出心血的林庚先生和各位老师身体健康、生活快乐!

上午十时许,中文系 1955 级毕业四十周年纪念会正式举行。在会场主席台上方悬挂的红色横幅上写着“难忘的岁月 世纪的约会(1955—1960—2000)”,在主席台上坐着当年我们的领导和师长王学珍、冯锦芸、吴小如、林焱、唐沅诸先生和中文系主任温儒敏教授。在纪念会上,王学珍、吴小如、唐沅、温儒敏四位先生先后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这其中有的是对我们过去的作为的肯定和表扬,有的是对我们今后为人学为的勸勉和鞭策,有的是表达中文系现在的中青年教师和学生对我们的祝福和祈望。听了这些讲话,我们感到又像回到了当年的课堂上聆听师长的训海,似春雨润物,如醍醐灌顶,为我们今后走好人生的路增添了力量。纪念会的后半段是我们同学的发言,他们是:我们年级中年纪最长者于民和留校及原四个班同学的代表谢冕、张炯、李德身、毛祥庆、孟琮等。他们发言中忆当年同窗友谊,说个人毕业后的经历,谈对母校生活的怀念,论我们集体的精神,我们虽都已过六旬,可精神状态又似当年模样,我们似乎又一次体会到当年所谓的“红专辩论”、“促膝谈心”的气氛,所不同的是,现在比当年更多了一分真诚,更多了一分平实。所谓“豪华落尽见真淳”,真诚的相对,平实的相处,这也许是我们集体的情谊经历四十年而弥久弥深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为 1955 级往日的辉煌而自豪,我们更珍

惜这真淳、朴实的情谊。张菊玲宣读了三次聚会都不能来京的尹克杰同学的一封来信,在信中他叙述了过去的坎坷经历和现在的清贫生活,也表达了他对同学的深情思念和祝福。谈的人流泪,听的人流泪,全场为之动容,这也体现了我们的集体对不能来京聚会的同学的思念和牵挂,寄上我们的祝愿,愿他们健康平安、幸福快乐!

中午,大家就在多功能厅内用便餐。午后一时半,同学们分乘三辆大客车游览新北京。路线是:从三环西路至车公庄东折进城,走平安大道,至美术馆后街南折,经王府井大街转入金鱼胡同,大客车停在原中央美术学院附近,同学们下车参观改建后的王府井大街和东安市场。四时半,同学们再乘车,原拟车走东四、东单再转上长安大街,同学们可以在车上观赏天安门和广场,但由于北京市规定七座以上的汽车,除公共汽车外,都不准通过西长安街,只好改为经崇文门西折,走东西前门大街,再经宣武门、复兴门出城返回学校。这些地方都是我们读书时常常去的地方,这次参观可以说是旧地重游,但这些地方变化太大了,特别是王府井大街和东安市场,旧踪难觅,怀旧无由,这不能不说有点遗憾,但面对首都这日新月异的发展,仍让我们兴奋不已。

纪念晚宴于晚六时半在北大南墙马路对面的一洞天餐厅举行。由于完全是同学聚会,也就没有了行礼如仪的一套程式,少了几分郑重、严肃,增加许多欢快、热闹,宴会一开始就进入了高潮。这可应了汉代那位毛老先生所说的“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虽然由于餐厅空地有限,无法手舞足蹈,但我们这些头发斑白的老头子、老太太的一反常态的表现,已使在场为我们服务的小姑娘们大为惊叹,她们原以为这些老知识分子只会度着方步,扳着面孔教训别人,而现在她们却看到这些人轻松活泼、和蔼可亲的一面。当她们得知我们是大学毕业四十年后的聚会,能有这么多人参加而气氛又是如此之和谐欢快,这更使她们油然而生出敬意。当我们或独唱、或重

唱、或合唱我们旧日喜爱的歌曲时，她们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我们战斗在十三陵，迎着朝阳顶着星星……”宴会结束时，我们反复唱着1958年春夏之交在修建十三陵水库时，由谢冕作词的这首《方志敏团团歌》。这是历史与现实的重叠，我们已不再年青，但我们精神永远年青。

18日上午八时半，同学们集合于颐和园东门，进园后在昆明湖东岸码头一同登上大型游览船，游览船在昆明湖中巡游，同学们分散在各处，或立或坐、边相互交谈，边浏览着历史名园永远看不厌的湖光山色。十时许，弃舟登岸，至此结束了1955级年级集体的活动，以下时间将由各班组织分散小型的活动。今天则按1955年入学时的三个班活动，语言班同学分别到原来的班中。分班活动后，有的仍留在颐和园中继续寻幽揽胜，有的回到学校想再仔细看看母校的变化。晚上，三个班分别举行联欢宴会，或吃烤鸭，或涮羊肉，重尝北京风味，唤回往日温馨，这应该是三个班组织这样的宴会的约而同的用心吧。

19日分班组织旅游、参观，一、三班同学去北京最西端门头沟与河北省交界的灵山自然风景区游览，二班同学参观由巴金先生倡议修建刚刚开馆不久的现代文学馆新馆，四班（语言班）同学则登上中央电视塔俯览北京的秀美风光。各班在安排这些活动时，没有事先商量，尽管去处各不相同，但有共同点，这就是当我们在北京读书时，这两处人文景观当时还没有，而灵山自然风景区那时还没有开辟，不被人所知。“心有灵犀”，这正是我们中文系1955级集体精神的一次体现。

从19日午后开始，外地同学陆续离开北京，而在分别时，我们又重复了十年前的约会：请多保重，十年后我们再次在母校相会！

我们中文系1955级毕业后的三次大聚会，我都被推为聚会的主持人，对于同学们的信任，我会终生铭记在心，并引为是自己的最大荣幸。本书的编辑、出版，谢冕出力尤多，与他并列为主编，心颇志

志。现在我将我们第三次聚会的情形记录下来,代为本书的序言,希望这些拙笨的文字,能帮助同学们唤起当时美好的回忆。如能是,我将感到欣慰。也出于同一目的,将一个名录列在下面(排名不分先后),从中亦可以看出我们年级四十年来的变化。

(一) 毕业三十周年纪念聚会与会者(1990年7月15—17日)

刘杏宝	孙玉石	杨东	谢冕	江希泽	孙静
李德身	马真	费振刚	闵开德	钟荣毓	赖林嵩
张越	殷晋培	唐永德	陈丹晨	李永祜	米震中
孙幼军	吴重阳	钱文辉	吕薇芬	张菊玲	刘彦成
李坦然	戴钦祥	侯学超	张厚余	何淑淦	邓美宣
李广才	牟通	任彦芳	汪祖棠	李世凯	曹鼎
陈素琰	陈铁民	李尊美	刘烜	谭家健	曾景忠
李汉秋	孙钦善	史有为	杨远虎	于民	刘俊田
阎国忠	张时鲁	张毓茂	阎世利	吴同瑞	王大鹏
陆俭明	朱一清	于石	古萍		

(二) 百年校庆聚会与会者(1998年5月3—5月5日)

曾景忠	孙绍振	吴泰昌	费振刚	谢冕	孙维张
孙幼军	汪祖棠	华炎卿	任彦芳	李尊美	吕薇芳
张菊玲	孙明惠	马真	邓美宣	黄修己	吴同瑞
赖林嵩	朱一清	唐永德	李永祜	张越	章纪孝
吴重阳	杨东	钱文辉	陈庆延	张厚余	侯学超
张少康	江希泽	李景华	李德身	刘俊田	李广才
孙乃沅	古萍	张时鲁	阎世利	孙钦善	李汉秋
鲁国尧	阎国忠	王水照	张炯	牟通	于民
林学球					

(三) 毕业四十周年纪念聚会与会者(2000年8月17—19日)

张菊玲	陈启彤	余淑珍	刘杏宝	陈合汉(鹤翰)
李世凯	张少康	谢冕	孙明惠	吕薇芬 孙玉石

李尊美	马 真	曾景忠	吴泰昌	朱一清	钟荣馥
杨 东	刘彦成	赖林嵩	李坦然	李德身	华炎卿
米震中	邓美宣	徐 劭	毛祥庆	陈素琰	袁有芬
张厚余	古 萍	吴秋滨	吴同瑞	李 鑫	何淑淦
李永枯	章纪孝	孙 静	孙幼军	陈庆延	钱文辉
史有为	葛润林	陆俭明	曹 鼎	陈铁民	李景华
盛九畴	杨建国	张 炯	任彦芳	孙乃沅	孙维张
刘俊田	顾卓宇	杨天石	孙钦善	于 民	孟 琮
孙绍振	戴钦祥	阎国忠	刘 烜		

(四)毕业四十周年纪念聚会,因事因病和不在国内未能与会者

于 石	段毓芝	王庆恩	王水照	张时鲁	尹克杰
贺瑞君	谭家健	闵开德	张毓茂	林学球	汪宗元
张耀樑	向光灿	杜学钊	鲁国尧	侯学超	
陈爱文	陈玄荣				

(五)毕业四十周年聚会前已故及下落不明者^①

后正培	殷晋培	刘育智	陈耘屏	温小钰	杨远虎
刘鸿石	刘季林				

① 毕业四十周年聚会后,又有两位同学因病逝世,他们是李广才同学和李世凯同学。

目 录

难忘的岁月(序一).....	谢 冕(1)
毕业四十周年纪念聚会纪实(序二).....	费振刚(5)

·如歌的岁月·

难以忘怀的纯真.....	赖林嵩(3)
“如歌”的岁月里.....	孙玉石(7)
开花或不开花的年代	谢 冕(13)
自言自语说自己	黄修己(19)
没有的一代	黄修己(25)
一封写于四十年后的信	尹克杰(30)
往事历历漫诉说	
——我“划右”前后的情况回顾 ...	李坦然(33)
满脸苍蝇	孙绍振(39)
忆往昔,风华正茂.....	张 炯(44)

·心中的一片绿·

不同凡响信函情	邓美萱(51)
---------------	---------

2 开花或不开花的年代·目录

燕园忆归	张毓茂(54)
青春无悔——大学生活片段回忆	吴同瑞(59)
难忘未名那片水	李德身(64)
北大,我生命的根	张菊玲(68)
大学一年生——北大日记摘抄	孙幼军(71)
难忘的大学生活头两年	李永祜(86)
怀念母校和我们的年级	晏秋滨(94)
往事杂俎	于石(润泽)(98)
我的北大情结	陈启彤(101)
清晰的记忆	孙维张(105)
燕园——我心中的一片绿	李尊美(109)
杂忆点滴	陆俭明(114)
三班杂忆	张少康(117)
雪泥鸿爪集内外篇	鲁国尧(123)
大学生活三部曲	孙钦善(134)
燕园学子生活散忆	李世凯(143)
病的咏叹	史有为(148)
杂忆:理发有感	朱一清(154)
燕园琐忆	孙乃沅(156)
澄江绮霞绕燕园	张厚余(163)
我的北大 我的 55 级	张 越(169)
北大随想	盛九畴(174)
闲话北大	华炎卿(178)
风雨忆旧	于 民(181)
风雨桃花行	葛润林(187)
二十七斋的回忆	吕薇芬(191)
珍藏的记忆	阎国忠(197)
毕业前后——北大杂忆之一	杨天石(204)

集体著书有故事	李汉秋(214)
忆《汉语成语小词典》的编写	马 真(217)
一生儿爱好是天然——学昆曲	孟 璟(220)
旧梦重温——北大剧艺社琐记	汪祖荣(225)
剧艺生活琐忆	顾卓宇(229)

·冬日夏日皆可亲·

我眼中的马寅初	钱文辉(237)
马首是瞻 望尘莫及——怀念马寅初校长	林学球(240)
坚持真理	陈玄荣(244)
杨晦先生和北大中文系 1955 级	刘 恒(246)
冬日夏日皆可亲	
——记杨晦教授的几次教诲	谭家健(252)
永志天行恩师情——记魏建功老师二三事	杨 东(256)
我欠师母茶饭情	黄岩柏(261)
犹记师容在燕园——毕业四十周年回忆大学生活	曾景忠(265)
王瑶先生对一个中学生的关怀	李景华(272)
先生们的风采	李景华(275)
了一师到山西	陈庆延(278)
老后,你先走了——怀念后正增同学	任彦芳(281)
莫名的碰撞,真诚的友谊	孙 静(285)
北大情结	盛九畴(290)
小毛	刘彦成(295)
一张照片勾起的琐忆	戴钦祥(300)
我的同学	吴泰昌(303)
泛黄了一页——怀念北大同窗殷晋培	丹 晨(307)
忆“二培”	唐永德(321)